

7852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一)



香港傳奇書局出版

目次

七

情海波瀾

三

八

一念之差

三一

九

俠骨柔腸

五五



宝紫羅從亂草叢中飛身而出，閃電般的向點蒼雙煞撲去。



七、情海波瀾

幾回花下坐吹簫，銀燭紅羅入望遙。似此星辰非昨夜，爲誰風露立中宵？纏綿思盡抽殘繭，宛轉心傷剝後蕉。三五年時三五月，可憐杯酒不曾消。

——黃仲則

要知孟元超所最尊敬的人就是師父，倘若點蒼雙煞只是要他磕頭，他爲了保全師妹的性命，或者還可以考慮，但如今段仇世聲明這三個響頭是替他師父磕的，此頭一磕，就敗了師父一世英名，他還如何磕得下去。

孟元超大怒之下，揮刀霍霍，立即向點蒼雙煞狂攻，那知段仇世正是要他如此，孟元超應付點蒼雙煞的毒掌，本來已是感到爲難，一旦沉不住氣，當然就更難應付了。

卜天鵬恨極了呂思美，冷笑說道：「臭丫頭，你有眼無珠，胆敢傷我，我也不要你的性命，只要你的兩隻眼珠！」揮舞着血淋淋的手臂，着着向呂思美進攻。呂思美抵擋了幾招，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冒，地轉天旋！

孟元超一面要運功抵禦毒氣的侵襲，一面要處處照顧師妹，激戰中只聽得「嗤」的一聲響，孟元超的衣襟給段仇世撕去了一幅。

段仇世哈哈笑道：「孟元超，你還要硬充好漢麼？可惜，可惜！可惜你這身武功。我本來不想取你性命的，你却非要送死不可！」

段仇世以爲孟元超已是釜底之魚，那知笑聲未了，假山石後，亂草叢中，忽地飛出一條黑影，閃電般的就向他撲來了。

這個人不用說當然是雲紫蘿了。但孟元超却不知道。

雲紫蘿平生最爲愛潔，但爲了不想給孟元超看出她的廬山真相，竟然不惜把污泥塗滿面上，而且撕下了一幅黑色的衣裙，包住了她的一頭秀髮。

雲紫蘿運劍如風，唰的一招「白虹貫日」向段仇世的太陽穴刺去，段仇世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這妖婦不知是那裏鑽出來的，好厲害的劍法！」百忙中霍的一個「鳳點頭」，移形换位，反手一掌。

劍光掠過，段仇世只覺得頭皮一片沁涼。原來他的半邊頭髮，已是給雲紫蘿的利劍好似割草一般的削掉了。

雲紫蘿全憑三招劍法取勝，第一招未能刺傷敵人，心裏暗暗叫了一聲「可惜！」迅

即身移步換，第二招「玄鳥割砂」就向卜天鵬殺去。

段仇世的輕功與雲紫蘿本來不相上下，但因先要避招，然後進招，他那反手一掌，就落在雲紫蘿後面，連她的衣角都沒碰着。

卜天鵬一來是本領不及師弟，二來是受了傷，只有單掌可以應敵，他可避不開雲紫蘿這一招專門剋制毒掌的劍招了。

卜天鵬一掌劈將過去，只聽得卜的一聲，掌心的「勞宮穴」已是給雲紫蘿的劍尖穿過。

雲紫蘿抽出劍來，反手一招「玉女投梭」，恰恰迎上了段仇世打來的毒掌。

凡是練毒功的人，身上有三處要害是決不能讓敵人傷着的，一是額角的太陽穴，一是腹下的丹田穴，一是掌心的勞功穴。勞功穴倘給刺傷，毒掌就要廢了。

段仇世識得厲害，連忙收掌換招，饒是他退得快，青光閃處，雲紫蘿劍鋒掠過，也在他的手臂劃開了一條三寸多長的傷口。

卜天鵬掌心洞穿，毒功已廢，大吼一聲，倒躍三丈開外。他雖然還練有其他功夫，但毒掌不能使用，如何還敢戀戰？

段仇世這點輕傷，比起他的師兄，簡直算不了什麼一回事。但卜天鵬不堪再戰，他

自是孤掌難鳴，當然也只好走了。

這一晚新月如眉，月色本來就不怎麼明亮，加以雲紫蘿的身法又快，她這一下突如其來，兔起鶻落的不過三招就打敗了點蒼雙煞，孟元超看也未能看得清楚。

三招奏效，雲紫蘿吁了口氣，偷偷的再瞧了孟元超一眼，便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孟元超叫道：「窮寇莫追，請恩公回來，受我一拜！」話猶未了，雲紫蘿已是翩如飛鳥的越過圍牆連背影也不見了。

他只知道雲紫蘿是去追趕敵人，却怎知她是滿懷辛酸，避免和他見面。

可是她畢竟曾經是孟元超最親近的人，她的一舉一動，都是孟元超所熟悉的。孟元超雖然沒有見着她的廬山真面目，但在她越過圍牆之際，匆匆一瞥之間，已是禁不住心中一動，覺得這個人的背影似曾相識了。

孟元超正自心中一動，想道：「這人是誰呢？」忽聽得呂思美嘆嗤一笑，但跟着却「哎喲」一聲，身子搖搖欲墜。原來她鬆了口氣，頓感四肢痠麻，支持不住了。

孟元超大吃一驚，連忙將師妹扶穩。呂思美喘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歇一歇就沒事了。咱們多虧那人相救，你去請她回來吧。但她是個女子，你看不出來嗎？可別恩公恩公的亂嚷了。」孟元超這才知道小師妹是因爲他大叫恩公而失笑的。

孟元超定睛一看，只見小師妹面如金紙，眉心隱隱有股黑氣，不禁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小師妹，你不要逞強了，我扶你回房歇息吧。我知道你想報恩，但那位恩人倘若願意和我們見面，她自己會回來的；倘若她不肯和我們見面，我去追也追不上。」

呂思美倚偎着師兄，說道：「奇怪，她爲什麼救了咱們，又避免和咱們見面，你可猜想得到她是誰嗎？」

孟元超道：「我怎麼知道？你的身體要緊，別管她是誰了，早點兒歇息吧。」孟元超話雖如此，心中已是隱隱起了猜疑：「該不會是紫蘿吧？如果是她，爲什麼不肯讓我見面？八年來我受盡相思之苦，難道她就不思念我麼？」突然想起自己從前和雲紫蘿讀過的兩句詞：「相見爭如不見，有情總似無情。」心中一片茫然，但也懂得了雲紫蘿不肯見他的那一份無可奈何的心境了。

呂思美躺在床上，她得了師兄之助，給她推血過宮，覺得稍爲舒服了一些，不過腦袋還是沉甸甸的，渾身骨節，也仍有一陣痠麻的感覺。

但她雖然感覺疲倦，却是睡不着覺，她的眼睛，仍然沒有離開師哥。她見孟元超倚在窗前，臉兒朝外，不禁問道：「師哥，可是她回來了。」

孟元超聖然一驚，回過頭來，茫然問道：「你說誰呀？」

呂思美笑道：「瞧你這副失魂落魄的樣子，你以為我說的是誰？當然是那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女子了。」

孟元超道：「你還在想着她？她早『去得遠了，不會再回來了！』」

呂思美道：「噢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孟元超道：「你不是說她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麼？我的看法也是如此。她若要見咱們，那就不會走了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哦，那麼你不是在想她却又想誰？」

孟元超暗暗叫了一聲「慚愧」，心道：「小師妹爲我受了重傷，我却老是在想着雲紫蘿。」當下像哄小孩子一樣的哄呂思美道：「我什麼也不想，只是想你安心養病。我給你一顆藥丸，你吃了乖乖的睡吧。」他給呂思美吞服的乃是一顆少林寺秘製的「小還丹」治內傷最爲有效。這顆「小還丹」是義軍首領冷鐵樵送給他的，某次他作戰受傷，冷鐵樵押從少林寺大悲禪師那兒討來三顆小還丹給他，他捨不得全吃，留下了一顆。

呂思美吞了藥丸，笑道：「你把藥丸當作糖果哄我睡覺麼？但我還是不想睡。」

孟元超念一動，說道：「你以前看護我的病，時常給我唱歌。我不會唱歌，吹簫給你聽好不好？」

呂思美喜道：「好呀，好呀！我記得在小金川的時候，你和宋師哥常常一個吹簫一個唱歌的。我已經有許久沒聽過你吹簫了。」

孟元超道：「可惜騰霄不在這兒，沒人給你唱歌。」當下輕輕的吹起簫來。吹的是一支江南民間流行的小曲，曲調本來是甚爲輕快的，但孟元超雖然吹出了這輕快的曲調，心中却是充滿着悲苦之情。

因爲這正是八年前他在這個園子裏，時常吹給雲紫蘿聽的一支小曲。

呂思美不知原委，却是聽得心曠神怡。她記得在小金川的時候，宋騰霄也曾給她唱過這支小曲。在音韻悠揚的簫聲之中，她好像又聽到了宋騰霄在她耳邊低唱了。

「莫不是雪窗螢火無閒暇，莫不是賣風流宿柳眠花？莫不是訂幽期錯記了茶廬架？莫不是輕舟駿馬，遠去天涯？莫不是招搖詩酒，醉倒誰家？莫不是笑談閒惱着他？莫不是怕暖嗔寒，病症兒加？萬種千條，好教我疑心兒放不下！」

這支曲子，本是江南一帶的歌妓從「西廂記」的曲調變化出來的，描寫張生遠去之後，久久不歸，驚驚惦念之情。只因文辭活潑風雅，故此流傳民間，甚至文人學士，大家閨秀，也歡喜唱。

呂思美聽得心曠神怡，心中充滿蜜意柔情，眼前幻出了小金川的陽春美景：在野花

遍地的林子裏，孟元超倚樹吹簫，宋騰霄曼聲低唱。

眼前的幻景漸漸模糊，呂思美不知不覺的入夢了。

一曲奏終，餘音繞繚。孟元超心裏却是充滿悲苦之情。他的眼前也幻出了一幅圖畫。只是這圖畫已經沾滿了灰塵，顏色也有些黯淡了。

八年前的臨行前夕，就在這個園中，就在園中的茶藤架下，他最後一次給雲紫蘿吹簫，吹的就是這支曲子。

他記得自己曾對雲紫蘿說道：「我不是張生，你也不是鶯鶯。我一定還會歸來，在這茶藤架下，為你吹簫的。」

如今他回來了，他守着自己的諾言，他並不是負心的張生，但雲紫蘿却像鶯鶯那樣的另嫁他人了。

園已荒蕪，茶藤架亦已倒塌，他也找不到雲紫蘿來聽他吹簫了。

但這怪得了雲紫蘿麼？

他又記得，在說了那番話之後，雲紫蘿幽幽的嘆了口氣，低聲說道：「但願如此。但願能夠再聽到你的簫聲。」

她給他唸了一首黃仲則的詩：「幾回花下坐吹簫，銀漢紅牆入望遙。似此星辰非昨

夜，爲誰風露立中宵？纏綿思盡抽殘繭，宛轉心傷剝後蕉。三五年時三五月，可憐杯酒不會消。」

她對他說道：「如果你還不歸來，我將不知有多少個無眠的晚上，要爲你而風露立中宵了。」

情真意深，言猶在耳！他決不相信雲紫蘿會忘記了他！或者這只能怪造化弄人吧？呂思美睡着了，蒼白的臉上暈着一抹輕紅。想必她是在做着一個美夢吧？可惜我的美夢已經破了！孟元超心道。

悲從中來，不可斷絕！小師妹已經熟睡，孟元超用不着再掩飾自己心底的悲傷了。從窗口望出去，但見月淡星稀，秋風蕭瑟，秋草枯黃。孟元超忍不住拿起洞簫，把一腔鬱悶，藉着簫聲發洩出來。

「秋心如海復如潮，但有秋魂不可招。」只因愁深似海，簫聲也似乎充滿了秋意了。

「紫蘿，紫蘿，你在何方？你在何方？你聽得見我的簫聲嗎？你聽得見我的簫聲嗎？」

孟元超的簫聲其實是吹給雲紫蘿聽的，他在盼望，盼望雲紫蘿聽見他的簫聲，會忍

不住偷偷回來，和他一面。

星光黯淡，月亮西沉，孟元超最後的這個希望也幻滅了！

×

×

×

簫聲飛出荒蕪的園子，給秋風吹入幽林。幽林裏雲紫蘿正在一步一回頭。

雲紫蘿是聽見他的簫聲了的。可是她又怎能回去呢？

簫聲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雲紫蘿聽得癡了。以致她背後偷偷的跟着一個人，她也沒有發覺。

她知道孟元超是在招喚她，她幾乎忍不住就要回去了，可是她儘管一步一回頭，腳步却沒有後轉。

「我不能回去，我不能回去！我一回去，勢必不能自拔，元超和他師妹的美滿姻緣，也必將爲我破壞了！」雲紫蘿的心在卜卜的跳，自己警告自己。

可是她的腳步在向前行，一顆心却回到了與孟元超相處的往日了。

「幾回花下坐吹簫，銀漢紅牆入望遙。」八年前她是一個坐在花下聽孟元超吹簫的少女，她的容顏正是像春花一樣的嬌艷，她的心情正是像春花一樣的盛開。

八年後的今天，她也還未老，但她的心情，已是像秋天一樣蕭瑟，她的容顏也像秋

天一樣的憔悴了。

充滿秋意的簫聲飄入幽林，傳入她的耳朵，她的心中是益增傷感了。

「我不能回去，我不能回去！我決不能再見元超，」雲紫蘿心想。

可是天地雖大，却又何處是她容身之地？

她自己的家她不能回去，楊牧的家她更不能回去。她去那兒？她去那兒？

「我的後半生大約只能在江湖飄盪了。唉，華兒呀華兒，娘只是爲了你了才活得下去的呀！」想起了她的兒子，她邁開大步，再不回頭。

此時天邊的殘月，已經墜下林梢了。

她走了之後，有一個人發着嘿嘿的冷笑，從亂草叢中鑽出來。

這是一個雲紫蘿絕對料想不到的人。

讀者諸君，請你們先猜一猜，這人是誰？

原來他就是雲紫蘿的丈夫，薊州的名武師楊牧。

楊牧裝作假死的時候，曾經對妻子說過，是爲了要成全她和孟元超的。他這樣做令得雲紫蘿極是難堪，初時雲紫蘿本來是不同意的，她曾經在丈夫面前流下眼淚苦苦相勸，甚至她要向丈夫發誓，從今之後，決意把孟元超忘掉，只愛丈夫。可是楊牧掩着她

的口，不許她說出誓言，因為他知道妻子的心並不屬於他，即使發了誓也是沒有用的。雲紫蘿拗不過丈夫，她也不願兩個人的感情都受損傷，最後才終於被迫同意，同意替她丈夫隱藏這個秘密。

她只道丈夫不知是跑到什麼隱僻的地方躲藏起來，怎想得到他是跟踪自己？

但即使雲紫蘿發現了他，也不會認識他的。他戴了一張製作得十分精巧的人皮面具，這是遠在他結婚之前，一個朋友從苗區帶回來送給他的。雲紫蘿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丈夫藏有這樣一張面具。楊牧平常的裝束也全都換過了。

楊牧發出嘿嘿的冷笑，從亂草叢中鑽出來，心裏想道：「紫蘿恐怕做夢也想不到我就在她的後面。不過今晚的變化却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。」

「從今之後，你只當世上沒有楊牧這個人吧！」當晚的情景浮現眼前，他還清楚的記得，在他說了這句話之後，雲紫蘿伏在他的身上，淚下如雨。

如今雲紫蘿的背影正在他的面前消失，他想起了當晚的情景，再看了看正在消失中的妻子的背影，不覺發出嘿嘿的冷笑，在心裏自己嘲笑自己道：「我只道可以贏得她的芳心，誰知竟是一敗塗地！」

原來他的真正用意並非是如他所說的那樣，要成全雲孟二人，恰恰相反，他雖然扮

作情場失敗者的角色，其實却是不甘於失敗的。他之裝作假死，退出情場，不過是作爲一種手段，當如一場賭博，希望在這場賭博之中，可以把失去了的妻子的愛情，贏取回來！

他知道雲紫蘿感情的弱點，他這樣做了之後，雲紫蘿一定內疚於心，也一定十分感激他的。感情的變化是微妙的，俗語說得好：將心換心，說不定經過了這場情變，雲紫蘿給他感動，會真正的愛上了他。

他的估計是這樣的：在他自行失蹤之後，他的妻子未必會跑去找孟元超，很可能是懷着內疚的心情，守在家裏，等他回來。

這是一種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的做法。他當然也曾想過，他的估計未必都會實現，但最少有一半可以成功的希望，正如賭博一般。

如今「骰子」已經擲出來了，「賭博」的結果揭曉了。他的妻子不但馬上去找孟元超，而且從今晚的事情，他更知道了雲紫蘿是深深的愛着孟元超，遠遠在他的估計之上！

可是他却不知道雲紫蘿是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之下，經過無數次的內心交戰，才跑去找孟元超的。他估計其實也沒有錯，雲紫蘿的確是十分感激他，並且對他懷有內疚之情。